好人常受苦

中国有个为大家所熟知的好人，叫刘慧芳，电视剧《渴望》的女主角。有很多人批评这个角色，说她太懦弱，像受气包，不过都不大怀疑她的好人资格。《渴望》我只看过两三集，这两三集已足够使我认定刘慧芳不是好人，而是一个有自虐症的病人。如果我认识这样的人，我会从他的视野里逃开；我不想占别人的便宜，可这样的人，总会对你围追堵截，你要是不占他点便宜，他就浑身不自在。

《牛人的物种起源》
作者：刀尔登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有一次我买火车票，排在我前面的就是这样一个好人中的狂热分子。排队的人很少，可他自以为看出我的焦急，非要让我先买。我说我不急，他就没完没了纠缠我。最后我气急败坏，冲他嚷了一顿，一言不发买票走了。

冲他发火，使我后来有些过意不去，不过我走进火车站时还自以为是个不怎么坏的人，离开时却成了坏蛋，他要做好人，却逼着我做坏蛋，这让我愤愤不平。我原以为好人和坏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希望别人都是好人。见识到这样的好人，我才改变了主意。他们很可能天天祈祷，希望坏人多多的，或者希望发生灾祸和不幸。

不过如果我是统治者，我一定会喜欢这样的好人。因为他们能掩饰社会的不公。古书上常有的记载是，哪里出的好人多，整个乡里都受了教化，多少年没有争讼。我根本不信这样的描述。所谓民风好，就是“不争”，这可以用三种方式来实现，第一种是公正，不用争；第二种是暴利，不敢争；第三种就是有人退让，你要我的房子吗？拿去好了；你要我的地吗？拿去好了。于是相安无事。这种好人多的政治，在我看来，并没有实际的长进，甚至更糟。

民谚说“好人常受苦”，我们的传统似乎告诉我们，受苦是完善道德的必经之路，受的苦越可怕，就越有希望成为好人，甘愿放弃自由和权力的好人，虽然很高尚，却成为了社会的毒素。

我为什么想当阿富汗首位女总统

作者简介：法吉雅·库菲是阿富汗首位女性副议长，也是著名的妇女儿童权利人士，2009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全球青年领袖”之一。作为阿富汗2014年大选中颇受看好的候选人。

我出生的那天，就是该死的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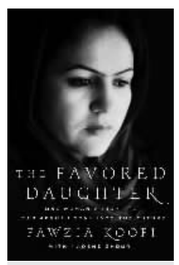
没人希望我活下来，包括母亲。原因？阿富汗每天都有数以千计没人要的女婴出生，我不过是其中之一。

我出生前，母亲已经给父亲生了8个孩子，还跟另外6位女性分享父亲。她知道，要保住父亲对她仅存的感情，唯一的希望就是她腹中的生命是个男孩。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又哭又叫，母亲却根本不看这个小不点儿一眼。她心中所想的，只是自己作为女性的失败。

我被扔到外面的太阳底下等死，皮肤被炎热的阳光灼伤，直到几个小时后，终于有好心人把我抱进屋递给母亲。她突然感到无比内疚，保证再也不会让我受伤害了。

尽管母亲目不识丁，但她成了我的英雄和拯救者。随着阿富汗战争持续进行，身为国会议员的父亲死了，其他几位家庭成员也失去了生命。此时，母亲成了将支离破碎的家庭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多亏了她的决定，我才得以成为家中第一位获准去上学的女孩。

数以万计的阿富汗女性具有母亲那种沉默的力量。然而，在这片国土上，女性的价值有时候还不如一头山羊。担任国会议员的8年间，我代表的是巴达克山省，这是阿富汗最贫穷、最边远和最保守的地区，具有世界上最高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这是阿富汗的羞耻，因为阿富汗容忍了这种愚昧，从而使这种状况延续下来；这也是国际社会的羞耻，因为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后，国际社会向那些旨在重建我那摇摇欲坠的国家的项目中，注入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



《受偏爱的女儿》
作者：法吉雅·库菲

或许有朝一日，塔利班会夺去我的性命，但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放弃带领人民走出腐败和贫穷深渊的努力。我生为女孩，早就被认为是该死的，如果神允许的话，我希望死于成为我所爱的国家的首位女总统之后，死于这个国家所有的儿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平安降生之后。

有时清官也可恨

《人气管理幸福学》
作者：吴淡如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读《老残游记》时，记忆最深刻的一段人性冲突，当属江湖医师老残行脚到曹州的那一段。

曹州的父母官，是一位著名的清官。他号称自己的管辖区域“路不拾遗”，然而，这善良风俗却是建立在严酷的法律之上。只要有人轻微犯法，就会遭到重罚。

老残听说，一年来，“站笼”里站到死的有两千人——犯人被关在笼子里头，坐不得也躺不得，一直站到死。如果有人生命力坚强，好多天还没站死，就可能被板子打死。

百姓并没感激他，在私下都叫他“活阎王”，活人碰到他就死定了。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这么说的：贪官可恨，人人都知道；清官可恨，很多人却不知道。那些贪官知道自己有问题，并不敢公然做坏事；而清官认为，我又没拿钱，没什么瑕疵可以攻击，有什么不敢做的呢？正是道德上的优越感，让他们刚愎自用，以致“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品格与个性确是两回事。《老残游记》说的便是自以为品格无瑕疵的人，这种人如果个性有问题，制造的灾难，恐怕会比品格有污点的人更多更大。

爱国易，爱人难

《打捞中国愤青》
作者：廖保平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判断一个愤青爱不爱国，不在于他喊出多么漂亮的口号，而是看他在爱人这个问题上表现如何。

在公车上，一妇女被流氓打了，一车人沉默不语，让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逞凶；一个小偷被失主追逼落水，眼看生命垂危，水边站满了围观的人群，没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

不要告诉我，这些人中没有愤青。为什么就看不到一个愤青站出来，给一声呐喊？

其实没别的，在愤青的内心里，他们只爱国，未必爱人。或者说，爱国易，爱人却难。

生活中，很多人一面在说人心不古，道德滑坡，人无真情，一面又在扼杀人们对生命的敬意，践踏人性的尊严。更可怕的是，他们自己没有看见生命，也不容许别人看见生命！别人表达对小偷、跳楼者、枪击者的同情时，竟还要遭致辱骂。他们忘了，维护对一个生命的敬意，也是在维护自己生命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尊严。

关于爱国与爱人的常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傅斯年曾有过清醒的论述。他认为，爱国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但“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

我很荣幸地引用他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希望能分享到他的精神。

『一毛不拔』中的思想光辉

“一毛不拔”，语出《孟子》，是孟子攻击杨朱的话。《孟子·尽心上》中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是：“杨子主张为了自己，哪怕拔掉一根毫毛就可以对天下的人有利，他也是不干的。”

这应当说是孟子对杨朱学说最恶毒的攻击。且攻击方式类似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即先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扭曲变形之后，再行以雷霆万钧之势将你打倒。

杨朱的“一毛不拔”，剥去孟子的歪曲，以今天的观点来看，简直伟大得令人吃惊。我们从《韩非子》中可以找到杨朱本来的说法：“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有人”是指杨朱，说杨朱主张不入被围困的城市，不参军打仗，不肯为了国王的利益来换取他腿上的一根汗毛。意思是说，老百姓身上一根汗毛也比统治国家的帝王重要。

杨朱生活于前395年至前335年。那时国君们打仗，都是为个人的权力，却让老百姓血流成河。杨朱就教导人民说：自己的生命为自己所有，天子这样尊贵的爵位，也比不上自己的生命；整个世界的财富，也换不来自己的生命。

《被误读的传统》
作者：韩起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朱这些言论，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最原始的“天赋人权”理论。可悲的是，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体制下，杨朱的伟大思想，最终被奴性十足、专为独裁专制服务的摇尾巴理论体系所替代，如今再无法窥见全貌。

日本有意弱化自己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沃格尔教授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研究专著，在美国引起轰动。

沃格尔在书中写道：日本地少人多，资源匮乏，虽然日本的军事战争没有打败美国，但通过经济战争却成功战胜了美国。

这件事，在日本引起了更大的反响。这个反响，不是对美国说自己已经达到世界第一的骄傲和自豪，而是引起了一场全民族的警觉和自省。影视界和出版界接连推出了一系列的忧患反省之作《日本沉没》《日本即将崩溃》《日本的危机》《日本的挑战》等等。

他们的媒体公开这样质疑：我们没有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美国人为什么不讲我们的缺点？美国人这样麻痹我们，背后有什么阴谋？

我相信，如果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这样的赞美我们的专著，我们的媒体和国人会高兴地接受，而且会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一个国际友人的善意。可是，日本却不。他们精心“化妆”自己，有意地弱化自己，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日益走向萧条的国家，徘徊在“危险”和“萧条”的边缘，惹得海内外舆论一起跟着唉声叹气。

《幸福是游移不定的》
作者：鲁先圣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但是常去日本的学者和专家，到了日本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什么萧条。即使经历了大地震和大海啸，经历了金融危机，日本人的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

正是日本这种全国之“同仇敌忾”、“发愤图强”、“卧薪尝胆”的民族素养，让这个民族能够迅速从灾难中奋起，始终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再现

硫磺岛旗帜：死亡换来的经典瞬间

1945年2月19日，硫磺岛战役打响。美国海军陆战队投入了5万名士兵，同2万2千名守岛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

战斗进行到第4天，高550英尺的斯利伯奇峰终于攻下来了。美联社战地摄影师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和其他几名记者，赶紧往山顶上爬，看有什么可以拍摄的。就在这时，他们老远地见到有一面美国国旗，正在山顶上迎风飘扬。罗森塔尔回忆说：“我被震住了。那是我们的旗帜，我知道那是花了代价才立在那里的。”

就在他们为晚到了一步而后悔的时候，指挥部传来命令，说这面旗子太小了，看不见，要换一面比它大两倍的旗子。这下机会来了，他选择了地形，还特意搬来几块石头，垫高自己的视点，然后连续拍了12张由第二组陆战队员插旗的图片，时间是1945年2月23日中午12点15分。这张最佳瞬间的图片是第9张。

很快，图片《硫磺岛旗帜》(The Iwo Jiam Flag)登上了美国几乎所有平面印刷媒体的最显著位置，宣传画、广告、传单，甚至邮票，也都采用这张图片。一时间，价值仅三美分的小小邮票，竟发行了1.37亿枚!

但是，仍在硫磺岛作战的美军士兵们，此时根本见不到，更感受不到这张图片在美国本土散发出来的巨大反响和魅力，他们还在作战，还在牺牲。战斗又持续了几星期，总共有6821名美军士兵阵亡，19217人受伤，最先抢占斯利伯奇峰的40名突击队员只有5人活了下来。而最先竖起第一面旗帜的7名美军，全部战死了。

《硫磺岛旗帜》震撼了全美国，影响了全世界，它成了二战尾声划时代的胜利符号。但是，尽管罗森塔尔不断对外解释，这张图片并非是在竖立旗帜第一时间拍摄到的，更不表明战斗已经完全结束，但是，多少年来，对这张照片的批评、质疑却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当1945年这张照片获得当年的普利策(Pulitzer Prize)新闻图片奖后，人们对罗森塔尔的专业操守和专业态度更加怀疑。罗森塔尔辩白道：“在我看到那张照片前5、6天，已经有几百万人看到了那张照片。我没有对它做过任何设计。”其实，“没有设计”是得到了证实的。当天和罗森塔尔拍摄的还有一名美联社摄影师比尔·吉诺斯特(Bil Genaust)，他用电影摄影机也拍摄了I98格的彩色竖旗画面，其中有一格的画面几乎与罗森塔尔抓拍的画面完全吻合，说明当时罗森塔尔是在拍摄，而非“摆弄”或“设计”士兵的动作。

不管怎样，《硫磺岛旗帜》所传递出的英雄般的气息，是完美无暇的；它所发挥出的作用，是巨大且深远的；它在新闻图片史上留下的历史性经典瞬间，也是无法替代的。

（摘自《凤凰博报》 郑浩/文）

分析

古人改笔笑录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是王籍的两句名诗。诗人以“噪”衬“静”，益显其静；用“鸣”衬“幽”，愈见其幽，这两句诗把静景写活了。王安石看了却认为大谬不然，于是挥毫将它改成“一蝉不噪林逾静，一鸟不鸣山更幽”。王安石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去看待客观事物，把诗句改得韵味全无，无怪乎黄庭坚讥笑他是“点金成铁”。

古时苏州有个秀才善诗工文。一天晚上，皓月当空，秀才即兴作了一首咏月诗。适逢太守来访，秀才请他修改。当太守看到“一轮明月照苏州”一句时，便说：“偌大的月亮，如何只照苏州，不照别处？”于是便在“苏州”后面添上了“无锡等地”四个字，变成为“一轮明月照苏州无锡等地”。此事传出去，闻知者无不捧腹。

唐代诗人王维写过一首五绝《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全唐诗》收录这首诗时，将第三句中的“休”字改成“多”字。这样改虽然不错，但过于坐实，把原诗“欲扬故抑”的含蓄手法改掉了，由“浓茶”变成“白水”，读来索然无味。

唐代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清明》，是一首千古流传的绝唱。清代文学家纪昀(字晓岚)却认为杜牧的这首《清明》不够精炼。既然“清明时节雨”，当然“纷纷下”，何必再说？“路上行人”句，不在路上何谓行人？所以“路上”二字可以删去；再说第三句，省去“借问”二字同样有借问之意，不必累赘；至于“遥指杏花村”的也不一定非要牧童不可，因此“牧童”二字也是多余的。经他这一改，《清明》就成了：“清明时节雨，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好好一首七绝，被纪昀改得面目全非。从字面上看，似乎改得去冗存精，但仔细吟咏，味同嚼蜡，终不如原诗生动、迷人。

（摘自《思维与智慧》2011年第23期 曾昭安/文）

细节

他最憎恶武松

周作人看中国书(包括所有的文学艺术书)有一条标准非常独特，就是看作者“对待人的态度”，特别是“对待女人儿童的态度”。所以，中国书唯有《红楼梦》是好的，《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可以给儿童带来乐趣，也可以一读。《水浒》里他最喜欢鲁达，最憎恶的是武松，原因就是武松杀人太多，杀嫂子，还血溅鸳鸯楼，格杀勿论，虽然是中国传统中的英雄，其实是狗熊；而鲁达在水浒英雄中杀人最少，仅杀一个，也是无奈和失手。

（摘自《羊城晚报》 玉槐堂/文）

妙论

烂片为啥这么火

看烂片的我们，只是装睡的人。不用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最不识时务的忠告是：如果你“虽然对一些搞笑的肥皂剧和综艺娱乐节目有所鄙视，但还是会随大流准时收看”的话，那你可要注意了。因为很不幸——你可能已经成为“低智商社会”中的一员了。

检视荧屏，我们很坚定地说，这是个烂片当道的时代。暂且不论电影，就是回家一开电视机，无数频道都在耀武扬威地播放能让你很快产生智商优越感的剧集，你还别说，它们的收视率都还蛮高。

因为烂片可以消磨时间，不费脑子。随开随看，包看包二，本集没看完，下集接着看，一点剧情不耽误。不看烂片你拿什么吐槽？拿什么拍砖？不看你就“OUT”了。

朋友们对某部烂片谈笑风生你一点插不上话，多尴尬。这年头不看几部烂片以备谈资，你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更坚定地说，烂片的那些狗血剧情、白痴逻辑、雷人台词、无敌穿帮、搞笑跟风、最二翻拍……提供给我们多少谈资，带给我们多少欢乐啊。在这个节奏快、压力大、娱乐多、欢乐少的时代，不得不由衷感叹：烂片欢乐多，生活真需要！

我们看烂片，首先是因为不得不看。道理很简单，在烂片如鲜花怒放的时代，要躲开烂片的袭击，就像被捆在木桩上的倒霉蛋要躲开愤怒的人群丢过来的石头一样艰难。

烂片是唯一不怕剧透的东西，因为你既猜得中开头，也猜得中结局。少年时代我租“金田一探案集”漫画来看，刚翻到第二页，就有坏蛋在某人的脑袋上弄个红圈圈，并且注明“这就是凶手”，当时气得我伸出十根中指来表达愤怒。但烂片就无所谓，怎么剧透都不影响观看效果。

寻求欢乐正是看烂片的第二个理由。在赏心悦目的烂片中，我们可以获得原来自己不是弱智或者还有人比我们更弱智的快感，于是津津有味地吐槽。

希望是醒着的梦，烂片予人希望。看烂片的我们，只是装睡的人。不用劝说我们别看烂片，正如不用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有足够理性思维和审美能力的人，看烂片并不会降低水准。要知道，太阳也照进厕所，但从不被玷污。

（摘自《博客天下》第7期 宋石男/文）

意外

梁上梁下皆君子

文人与盗贼相遇时，擦出出人意料的火花。

北齐有位西门公子，临到要离家回乡过年时，在家里留下一篇《梁下君子致梁上君子书》。他深深体会到“诸君久居梁上，自是辛劳”，而且“非士之所为也，必为天下人所鄙”，就略备了薄酒羊肉，诚邀诸君下梁分享。“梁上梁下皆君子，干戈即解，岂不快哉？”文人风流，在此展露无遗。

李涉是中唐时期的太学博士，名满天下。长庆二年春天，他在江西九江路遇盗贼。李涉报上名姓后，贼首说：“若是李博士，不用剽夺！久闻你的诗名，愿题一篇就足矣。”李涉立即写下“春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的诗句，意味深长地讽刺了那些不蒙“盗贼”之名而所作所为却比“盗贼”更甚的人。盗贼得诗如获至宝，盛宴款待、美酒馈赠，送李涉启程上路。

曾国藩回忆他小时候曾遭遇过这样一件尴尬事。一晚，曾国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朗读许多遍了，还是没背下来。屋檐下的一个小偷，一直在等他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实在忍不住了，跳出来大喝：“这种水平读什么书？”只见贼人将那文章很流畅地背诵了一遍，然后轻蔑地看了目瞪口呆的曾国藩一眼，扬长而去。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微史/文）